

重新认识语言相对论

——《语言和语言相对论》书评

Asher Jiang

(德国海德堡大学, 海德堡)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一直是,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旧可能是困扰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研究者的难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解释,都必须有神经生物—生理科学提供的大脑中枢神经机制相关的直观实验数据,比如,在言语—思维活动中,人的大脑相关部位处于什么状况,有什么可以被仪器捕捉到的信号可以证明思维活动是在语言之外或者是在语言制约下完成的。但是这样的直观实验数据在人类认识能力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现阶段,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由相关科学研究为我们提供。因此,人们在语言和思维相关的研究领域内所作的一切努力,最终只能停留在有待检验的假说层次上。由 B.L. Whorf 倡导的语言相对论或许是这类假说中最受人关注的一个,虽然这样的关注更多地体现在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上。

与语言学领域中的其他学科,如生成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功能语法等等相比,语言相对论的研究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都仍旧停留在对特殊语言现象的零散观察和论述的水平上。尽管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中有一些相当出色的观察和论述,但是迄今尚无核心理论体系可以使语言相对论的研究系统化,使其成为关于语言的哲学研究的一个范式。蒋国辉的新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ISBN 978-5316-8266-0,以下简称《语》)就是建立语言相对论理论体系的一个尝试,它将语言相对论提升到了系统理论的高度,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先例。

《语》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第一章观察和评述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为语言相对论思想奠定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在批评迄今为止语言相对论研究领域中的错误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相对论作为关于语言的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框架。下卷用了大量观察事实来支持这个理论体系。

不论作者的这个尝试成功与否,它至少表明语言相对论可以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来思考。《语》建立语言相对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就有健全思维的普通人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而言,在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所有的人是相同的观察者;在心理学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观察者。然而人在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中表现出来的特点,即他们能够看到的、想到的和说出来的,既不是全人类共同的,也不是每个人独有的,而是一群人共有的。这种人群正好就是以语言划分出来的,这一点可以从所有以人为受试者的心理学、语言学试验中间接地得到证实。既然划分出具有对世界相同的观察和认识的人群的依据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若干特殊的语言现象,那么我们需要认为,在语言相对论倡导人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是透过语言构建的语言中间世界,因此语言塑造了人的世界观、对思维有形成力作用时,它是将语言视为一个整体来谈论,而不是对一些特殊语言现象的观察和解释。基于“是语言系统,

而不是特殊语言现象”，《语》批评了语言相对论研究中若干传统的观点，并对此提出了新的解释。

首先，语言相对论不是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将语言相对论作为解释特殊语言—文化现象的工具，是目前语言相对论研究的主导潮流，甚至被一些研究者（如在该领域中举足轻重的美国学者 J.A. Lucy）定义为决定是否语言相对论研究的一个标准。但是《语》认为这个观点将语言相对论研究导向了错误方向，因为它颠倒了论证的逻辑顺序：任何在对比研究中发现的特殊语言现象，在被观察的语言系统中都不是特殊现象，而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只能在系统中、而不是独自对该语言的母语使用者有某种影响。通过对比说明某个语言现象对该语言母语使用者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的影响，可以为论证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塑造人的世界观、对思维有形成力作用”这个语言相对论的基本思想提供观察事实，但是不能代替后者成为语言相对论的研究方向。将语言相对论视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也是语言相对论招致众多诟病的阿喀琉斯的脚踵，因为通过对比研究找到支持语言相对论的语言事实的可能性，并不比找到反对语言相对论的语言事实的可能性大。

其次，弱势语言相对论 vs. 强势语言相对论是错误的划分。《语》认为，“弱势 vs. 强势”的划分是后来的研究者对 B.L. Whorf 并未明确定义的语言相对论思想的解释，并不是语言相对论思想原初就包含这两个层次。在作这种区分的研究者看来，这是想表明“一个理论整体上是谬误的，但是可能包含合理的成分”这类观点。但是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人们首先需要明确划分错误和合理之间的界线，而“强势 vs. 弱势”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在‘语言决定思维（强势）’和‘语言影响思维（弱势）’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因此，继续谈论“强势 vs. 弱势”不过是对一个错误观点的因循，而不是严肃、认真地思考语言相对论原则后得出的结论。

最后，语言相对论不是语言普遍论的对立面。《语》认为，众多研究者反对语言相对论的这个出发点也是基于将语言相对论理解为各种语言特殊语言现象的对比，而忽略了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语言相对论涉及的是作为系统的语言。每种人类语言都是系统，所以语言相对论的原则对于任何人类语言都是普遍有效的。在这一点上，语言相对论和生成语言学倡导的人类普遍语言机制恰好是共同的，因此，生成语言学的成就并不能成为语言相对论的反对者批评语言相对论的有效论据。如果正确理解“普遍”，那么在“普遍 vs. 相对”对立的基础上被认为是语言相对论终结者的 B. Berlin 和 P. Kay 的颜色词研究，反倒可以成为论证语言相对论思想可靠的观察事实。

在语言相对论研究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试图就语言是否能引导感知觉来寻找支持或批评语言相对论的观察事实，《语》的作者并不认同这种研究方法，并且质疑这类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语》认为语言相对论的解释力是有范围限定的。比如，语言相对论并不涉及语言是否引导人的感知觉、是否决定人的行为方式这类问题。语言相对论是从另一个角度涉及语言和感知觉的相关性，即在语言制约下，普通人不能意识到他用语言描述的世界和他凭感知觉面对的那个真实世界的区别，认为“我说的就是我看见的”。比如，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左/右”这样的空间位置，人却认为自己能够看见它们。这个解释范围的界定还表明，在语言和思维的相关性没有真正受到神经生物—生理科学直观实验数据检验时，用类似“颜色词”这样的观察事实并不能证伪语言相对论。同时，语言相对论涉及的问题是研究 I-语言的学科共同面对的，所以语言相对论不可能被单独证伪。

《语》的作者在下卷中引用了八个方面的语言观察事实来论证他构建的语言相对论理论体系。这些观察事实中，有的在语言相对论的讨论中已经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论据，比如，语言和对时间的认识，语言与视觉的相关性、语言和翻译、语言和观察/描述世界的参照系。《语》扩大了这类观察事实的范围并评论了这类例证的可信度。有的观察事实是语言学、

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但是尚未被研究者从语言相对论的角度观察过，虽然它们正好就是语言对思维的形成力作用的最好例证，比如，否定、句子结构和事件结构的关系、语言的评价功能、语言和范畴。

如果《语》将语言相对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整个语言系统，那么《语》的观察远未涉及语言系统的全部，这就给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留下了相当广阔的空间。此外，《语》从语言相对论的角度对 G. Lakoff 的隐喻理论和 E. Rosch 的原型范畴理论作出的评价是否可信，还需要更多的观察事实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来检验。

语言相对论现在已经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课题，《语》构建的理论体系是否完备，显然不可能仅在语言学内部检验，还需要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并且以其他相关学科的观察事实和研究结论来检验和充实，才能使这个理论系统更加完备，也才有可能将语言相对论思想发展为一个科学的范式。这当然已经不是语言学能够独立完成任务了。

在对语言相对论有学术兴趣的研究者看来，《语》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论证方法以及引用的各种观察事实，与他们熟悉的语言相对论思想和研究方法可能相去甚远，所以《语》构建的语言相对论理论体系可能会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产生强烈的震撼效果。研究者可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新的灵感，激发自己对语言相对论整体思想或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热情；也可能发现这个首次构建出来的理论体系的若干漏洞，从而通过批评修补这些漏洞或者推翻这个系统的某些观点。但无论如何，赞同和批评都是对语言相对论研究有益的促进，这也是《语》作者的初衷。

作者简介：Asher Jiang (1981—)，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哲学。

收稿日期：2021-02-28

[责任编辑：惠秀梅]